

情趣·健康桥

一面成宴

吴翼民 文 |

重阳高秋，一拨老朋友假座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面馆吃面。入得面馆，与老友们握手寒暄之余，一眼望见大圆桌已经摆起了吃面的排场——姜丝、辣菜、蘑菇、八宝酱、焖肉、排骨、脆鳝、雪菜肉丝……洋洋洒洒都是吃面的伴侣，体现了江南人饮食的精致。我猜度今天的一碗面，因有诸多佐菜和浇头必定异常出色呢。在江南，一碗面的高下，一是看汤水，二是看佐菜和浇头，二者兼备，这碗面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于是众宾客都翘首等待主角一碗面的大驾光临。

一面等待，一面拉着家常，家常的主题便是江南面食，说起了苏州的面、无锡的面、常州的面。说苏州面的代表无疑是焖肉和爆鱼浇头，豪华的是枫镇大肉面和三虾面、秃黄油面；无锡面的代表应是老式面，一碗宽汤的老式面诸味齐备，等同于一锅三鲜煲汤；常州的鸡汤银丝面，细滑丰润，享誉沪宁沿线。我还补充说，杭州奎元馆的虾爆鳝面亦足以傲视江左，还有嘉兴、湖州城镇的现炒浇头过桥面，在江南也很有色彩……就在我们闲聊江南诸色面点时，服务员竟然川流不息端来了一道又一道菜

肴，水晶虾仁啦、清炒蟹粉啦、炒蹄筋啦、银鱼炒蛋啦，居然还有一人一盅的元盅鸡和排骨哩。众人忍不住问道：“面呢？”咋的一大桌热炒上得满满当当，竟然主角面条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迟不登场？

做东者笑着关照我们说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先吃起来，好好品尝各种菜肴，然后让面条适时赶到”。正说着，面条到了，竟然一人只一小碗，汤好、面健，居然同时大驾光临亮相的还有面之王者——两面黄呢。我不禁赞叹道：“好哇，说是吃一碗面，竟然扩张为一桌色彩缤纷的宴席哩。”

于是众说金同：“真是难得一见的面宴呀！”

做东者笑道：“我们只关照面的浇头尽可能丰富点，不料想竟至演化为一席面宴哩，也好呀，江南的风格嘛，可俭可丰，俭者回归到一碗面，丰者扩张成一桌宴。”

我不得不佩服江南人可俭可丰的智慧，这样的智慧乃饮食文化的体现，只一碗面而已，真的千姿百态呀，最简单一碗阳春面也受到江南人的尊崇，制作绝不苟且，而且冠以“阳春”这样的美名。记得年轻时到过许多的地

方，吃过各种面条，却是左右不如家乡的一碗阳春面好吃，当然这也是乡情使然呢。时至今日，阳春面已经悄然隐身，代之以各式各样的高档面条，有的海鲜面之类，居然要数百元一碗，我想，面条尊贵若此，倒不如扩展成眼前那么琳琅满目的面宴呢。

其实所谓的面宴，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呢，听说一碗苏式面的浇头可达六百余种，上了“基尼斯”和“非遗”。时下吃面，不整上几样浇头便觉寒酸。我家偶尔全家上面馆吃面就已然有了缩小的面宴格局，总是叫上几样浇头，有的是现成的，也有是现炒的，这一碗面条就显得分外有滋有味，此所以江南面馆林立，吃面者趋之若鹜。记得父亲跟我说过，他年轻时曾数度呼朋引伴专门乘火车从苏州赶到无锡吃一碗老式面，吃一碗老式面等于吃了半桌汤汤水水的菜肴，好吃实惠。推而广之其实任何小吃都能拓展成宴席。忆念起三十余年前去沈阳参访，主人在老边包子馆设下饺子宴待客，菜肴自然丰盛不提，便是各种形状和馅心的饺子也是让人眼花缭乱，真是：一席饺子宴，回味三十年。

众生·人民路

初见

吴情情 文 |

临近预产期，每一天都在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。他总是像乐谱上跳动的音符，在我的肚子里摆弄花拳绣腿，时常可以在肚皮上摸到他的小手或小脚。

这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早起去产检。做完胎心监护，医生告诉我已经出现好几次宫缩，怀揣着小鹿乱撞的心，匆忙办好住院手续，静候他的到来。

住院这些天，每日都是白天规律宫缩，夜里却不见动静，初见的日子一拖再拖，满怀的憧憬，像极了阳光下湖面泛起的彩色涟漪，又慢慢归于平静。住院第四天，医生担心频繁宫缩容易导致羊水浑浊，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，开始给我使用催宫素，一种不自觉的担忧在内心深处萌发。我挺着个“大皮球”躺在病床上，吸氧管软趴趴地搭在鼻孔里，肚皮上缠绕着测胎心的绷带，我插着针管的手拿着手机记录每一次阵痛的间隔时间。时不时与家人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，以此分散即将为人母的紧张。

用了催宫素，可我的小家伙还是迟迟不肯“退租”。住院第五日，又一瓶加大剂量的催宫素从手背的血管里渐渐流入我的身体，用外力的作用不停地催促肚子里的小家伙早点与我见面。每一次宫缩，都是一次肉体的撕裂，我泛白的手指狠狠抓着床沿，牙齿咬住嘴唇强忍着泪水不让自己喊出声来。汗珠一点点沁满额头，最终和泪水一起慢慢渗入枕芯。母亲握着我的手，我看到有泪花在她眼里翻滚。

值班医生告诉我，由于小家伙脐带绕颈两周，已出现两次胎心减速，而我宫口打开的速度极慢，就算勉强

再坚持一晚，也未必能顺利生产，反而会加大母子的危险。疲惫的身体交织着内心的忧虑，最终决定转为剖宫产。

我艰难地换完病服，明亮的灯光下，我穿过一道道未知的门，来到了手术室。麻醉的时候，我蜷缩着身子，像一只大虾一样弓着背，任由巨大的麻醉针管顺着我的脊柱一针针地注入药剂。被抬上手术台时，我感觉每一个细胞都被捆绑住了，整个身体动弹不得，只有隐隐颤抖的寒意伴随全身。

手术灯灯罩上，医生的动作清晰可见。我看到自己的皮肤层、脂肪层、腹直肌前鞘层直至子宫肌层，一层又一层被切开，清晰地听到手术刀在皮肤上滑动的声音，心颤抖得越发厉害……我记不清婴儿是如何被取出的，是洪亮的哭啼声惊醒了我，夺眶的泪水让我瞬间清醒。

麻醉师告诉我，是个男孩。我扭过头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恐惧的阴霾已被生命的奇妙和惊喜所驱散，一瞬间，幸福感代替了所有的疼痛。感谢上天眷顾，我们算是有惊无险地迎来了初见。

他的出现，赋予了我新的使命，在被疼痛围绕的那些日子里，在听说有生产风险时，

我才知道“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另一个生命的重生，为此，她可以无私地奉献所有的爱，甚至迫切地搜罗世间所有的美好赠予他，直至生命枯竭”。

这是一次我渴望已久的初见，迎着病房里微微的暖阳，身体里麻药的作用渐渐减弱，疼痛感步步加深，虽然感觉每一次喘气，就有无数尖刀在伤口上划动，但又迫不及待想要亲近这个小家伙，也希望他能尽早获取到母乳的营养。当他被放入我怀里，我视若珍宝，他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深深吸附着我，甚至可以控制我血液流淌的速度，我小心翼翼地怀抱并触摸着他，喜悦和爱意布满心头。他的每一次吮吸，似乎会再次撕裂我的伤口，让我忍不住抽搐，可我却甘之如饴。我们给他取名沐阳，希望他如沐阳光般幸福快乐。



待客图 插画 戎锋

语丝·五里湖

霜降初冬

朱耀照 文 |

在家乡，第一场霜似乎总是姗姗来迟，像一个娇羞的不肯露脸的小姑娘。

到了它要来的前夜，气温很低。有时睡在厚被子里，到了半夜双脚还是冰凉冰凉的。到了早上，推门所见，便是满地的霜。白白的，薄薄的，但能看见下面黄黑的泥土。而细看形状，像针，像刺，像刀片，又像细粉，显得很别致。

可别看它微小，那严酷的程度，跟雪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那年，刚住进新房，就在前庭院里种了一些花草。其中最醒目的是吊兰。叶子柔软修长，自然舒展，好看极了。而严霜来了，一切变了。它们先是覆盖着吊兰的嫩叶上，待温度一升高，便吸取周围的能量，融化成了水。而被攫取能量的吊兰叶片，像是在水里煮过、熟透的猪草一样，褐黑，萎缩，无力。不久，便成了枯叶。自那以后，每到低温有霜的日子，我们都要将一盆盆吊兰搬运到温度稍高的地下室，以躲避吸摄万物精华的“白娘子”。

但严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。地里有有些蔬菜，如上海青、黑兰头等，很是耐寒。霜冻过后，菜梗变成透明，菜叶也变为深绿色。但严霜并没能冻死它们，反而使它们增加了糖分浓度。将它们炒熟，甜甜的，口感很好。为此，深得人们的青睐。

霜叶红于二月花。霜降后，山上的景物可好看了。白桉柴的叶子，红似火，黄如金。乌桉树，叶子渐渐变红，最终，一片片飞离树枝，仅留下白色的桉子在枝头痴情盼望。银杏树，叶子黄了，落了，铺了一地。金黄色的鲜艳，让人不忍心清扫。

霜果鲜艳，莫过于柿子。此时的柿树，叶子凋零，光秃的枝条上，柿子红黄，鲜艳，闪亮，像红灯笼一般，增添了大地的喜庆。

白露为霜，更让很多植物进入冬眠，从而孕育新的生命。

而在古典诗歌里，白霜又是一个含义丰富让人联想翩翩的意象。

霜的寒意让人产生愁情。“鸳鸯瓦冷霜华重”，繁霜增加了彻夜不眠的唐玄宗对爱妃的思念之情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早行所见，牵动了温庭筠去国怀乡的悲伤和羁旅行役的苦思。“羌管悠悠霜满地”“霜重鼓寒声不起”，霜是又边塞的标配。

霜的白，是醒目的白。在很多诗人的笔下，很多白的东西可用霜来形容，来比喻。“皓腕凝霜雪”，用霜雪形容垆边女的手腕。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”，用霜形容未曾沾血的白刃。“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”，以秋霜比喻横生的白发。“空里流霜不觉飞”，又以霜比喻皎洁的月光。

大自然的霜和艺术领域的霜，相互映衬，相得益彰。所以，没有霜的地方，将有一种缺憾；而没有领略过霜的人，也可能会因少一种体验、少一份历练而感到遗憾。